四庫全書

史部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百七十七

宋 李燾 撰

哲宗

元祐七年九月辛巳朔熙河蘭岷路經畧使范育言準朝旨具本路如何應援今相度西賊並邊嘯聚雖未測所嚮本路可豫於通遠軍界屯兵為備若賊犯秦鳳本路擇便出奇撓擊或斷其糧道或擊其惰歸若本路被

冦秦鳳亦爾則鄜路合勢併力足以制賊又依得策應掎角指揮秦鳳路經畧使呂大忠言方今防秋熈河既未肯遁遣將兵若涇原有冦欲且遣第四將行其熈河有冦本路除策應牽制外亦難别那兵將前去已依此指揮統制官施行訖詔涇原有冦令秦鳳量事勢遣發一將或兩將軍馬赴援其雞川甘谷兩將仍常留一將通管本處邊面餘依熈河蘭岷路經畧司所奏仍遵守前後所降掎角牽制策應指揮施行

壬午資政殿學士知永興軍蒲宗孟知大名府集賢殿修撰知河陽文及為太僕卿　詔自今虧欠糯米油麻綱運如收糴不足即據本綱所欠少數目將干繫人請受依糧綱少欠條先次借半年内半分請給糴賣拘收見今令排岸司差人監糴送納不足並依糧綱少欠條仍至三犢止三犢外計贓以盜論新無　詔應以朝廷機密事及實封要重文書傳報者以違制論撰造事端謄報惑衆者亦如之事理重者奏裁即雖傳報而於事無

害者杖八十　應官司擅置獄者徒一年公私諸色人因公事追捕人未解所屬私以杻鏁之類關留者杖一百

新無

癸未臣僚言朝旨在京并諸路應合取索點檢公案去處除刑名許依舊外其餘若事未經結絶非因陳訴不得取索在京即察案亦豫計以察案有一司專法唯許每次只取一件限不過三日送還今若一槩住罷理有未安竊謂隸察官司不可不許取索伏望特依御史臺

一司專法許取索未結絶公案點檢詔許取一年以上未結絶公案餘從之

甲申王子韶罷秘書少監以將命使遼而御下苛細致指揮使刃其子并傷子韶故罷之八年十二月十六日除集校

乙酉西南羅蕃遣人貢方物　户部言本部假日諸處申解公事並送廂寄禁至假開日方押赴部勘斷其間甚有情法至輕而偶假故連綿禁至五七日頗為未便今欲乞假日輪本部官一員午前入省輪推司杖直各

二人直日杖以下罪事非追究者聽決遇本省官當宿日只令宿官以時入省斷遣其省曹官吏畏避諸處問難點檢多務因循不即結絶亦不恤小罪非理淹留如許施行其顯有推避不即結絶亦乞約束從之

丙戌端明殿學士知蔡州鄧溫伯知永興軍太僕卿劉忱加集賢殿修撰為陜西路都轉運使　三省言朝廷以募役之法常使無役下户一槩出錢助免上户差役行之歲久頗困細民故議改法將不可執役及力重役

輕人户令等級出錢却充空閑不及四年處雇募州役仍令本路將多補少移那支使逐縣每年准備存留不得過一分積留不得過五分之處餘錢並用雇人令點檢得諸路助役錢大數每年支用止及一半以來却致狹鄉縣分差役頻併蓋是當職官吏不體朝廷法意務為占吝不切雇募以寛民力及檢會坊場河渡等自來止用支酬衙前自募法後方行出賣收錢助役今來上件錢專充衙前等支用外尚有寛剰數目不少亦合補

助其餘役人今欲令諸路監司州縣依下項畫一指揮施行如受此指揮後依前因循不務子細推行致有違誤朝廷必定遣官按察别有施行一合差役人户第三等以上户空閑四年第四等以下户空閑六年如空閑不及逐等年限即據所闕役人雇募如本路役錢支不及二分其空閑年限各遞展一年一狹鄉縣役人除已雇衙前州手力并壯丁不雇外許并雇州縣人役上三等户並貼雇令空閑及四年下二等户並貼雇令空閑

及六年本縣紐計逐等合役人户除空閑年外各合差若干户充役如不足合雇若干人立定二額差者役滿却差人承替雇者有闕却募人填闕後來户口别有升降差雇不齊且依舊額候三年重造簿日别定差雇之額仍限今來指揮到日令佐據合雇人額便行召募仍自州及縣先從重役替放先入役之人如無合雇州役即便雇縣役其州縣役若本等不足並依近降條約差次一等比本等内下户物力及七分以上人以籍為定如次

等委無及七分戶只以本等理空閑年一寬鄉縣役人除已雇衙前州手力外並輪差如已依舊條雇到州役即未得開落別作一項聲說一官雇弓手先雇曽充弓手人不足以有武勇行止人充役人願雇者准此一壯丁於本村合差人戶依版簿名次實輪充役半年一替除本等應副他役外如一村有四十戶合差壯丁之人本村壯丁二人處每一年輪四戶祇應十年輪遍周而復始一一州一路有狹鄉役頻縣分募錢不足申提刑司依條以一路移那助役寬剩錢支用不足申本司乞支

坊場河渡寬剩錢謂支衙前雇食支酬綱運接送人等錢外寬剩數目仍據每年合用支酬衙前等費用錢以十分為率每年更留二分准備衙前等支用樁留至五年止謂如衙前等每年合支用錢一千貫將寬剩錢存留二百貫五年留一千貫更不樁留又不足申户部依此移那别路逐色寬剩錢一助役錢依舊條每年存留一分如見今已有寬剩及自來積留錢數即便作五分樁留遇有支動即補填一應差軍人接送除代有雇錢役人者並以用過事軍人身分請受歲終計數令提刑司撥還轉運

司餘依舊條一應重役人合行替放願應募依舊在役請雇錢者聽一應今後募到役人須有税産不得募蔭贖并曾犯徒刑及諸工埶人並召有家産二人委保仍不得過舊募雇錢數一衙前如人户願依陜西鎮戎德順熈州衙前法以官田充募者聽其官田合出租課即以坊場河渡錢撥還所屬一諸縣依今來立定新式供狀一本申州本州類聚繳申監司監司聚議連書繳諸州狀申户部監司仍别具本路移用及寛剰縣分錢數

申部所供狀縣限半月州限一月監司限兩月州縣監司如有未盡未便事理各具利害許實封入遞申尚書省狀式其縣今奉指揮供具本縣合係寛狹鄉及差募役事件一本縣某色為重役某色為次役某色為輕役一本縣係寛鄉或係狹鄉一銜前若干雇募未足輪差鄉户若干支錢若干若全支雇食錢計支錢若干一州役若干合差若干合募若干若干已募歲支錢若干若非全年雇者只據實支錢數開說若干未募合支錢若干其錢在其處一縣役若干依前

開

已上五項內有本縣不該開說事件即除下一五等户若干逐等户若干逐等差役若干本等差人若干次等及七分物力差人若干空閑若干上等四年以上若干下等六年以上若干一助役錢除樁留及雇人外剩錢若干一坊場河渡錢若干即不得將非坊場河渡錢滚同支用一界三年計錢若干一年計錢若干若干已收若干未納年支若干衙前雇食錢若干應緣募人費用錢若干諸般支費若干已上一項如內有非本州事件即具州狀開說詔並依仍

先次施行呂大防政目七年九月六日書白劄諸路役法即此也實録刪修太畧今以法冊所編録者詳著之元祐於役法留意如此不久復為紹聖所壞甚可惜也舊録云云仍附見三省言諸路差役第三等以上戶空閑四年第四等以下空閑六年不及逐等年限即雇募狹鄉縣役人並許雇州縣役寬鄉縣役人並輪差重役人合替放願應募者聽募役人須有稅產不得募有廕聽贖人衙前如有人戶願以官田充募者聽及請依今來立定新式供本縣輕重役法次等並從之

樞密院言昨熙河經畧司奏乞招納河南部族朝廷以鄂特凌古未失臣節已降指揮不得擅便招納近聞鄂特凌古於河南增屯兵馬疑邊官頗有漏洩致令驚猜漸為防備緣自青唐不寧熙

河未嘗與鄂特凌古通問又前令開諭鄂特凌古本路亦以謂未可遣人前去慮因此隔絶情意不通若鄂特凌古審知熙河已曾招其部族又有轄揚烏爾之釁復又西賊拘質其使從此合謀未為安便檢詳元祐元年内為鄂特凌古與其首領不和亦曾降詔戒約今可倣此詔令范育將先降下開諭指揮秪作帥臣意隨宜增損別以勾當為名速選有心力善辯之人往諭鄂特凌古並包容轄揚烏爾招安斯納等族早至安帖無致滿裕克窺伺生心

如今其知漢憂已而無疑熙河招納之意則於今日邊情為便青唐録誤以此事為六年九月今改之 吕大防等奏臣蒙恩差充南郊大禮使准式常賜外更有加賜臣等備員宰政賦禄已優稠疊受賜於義未安兼辭免加賜已有前比伏望聖慈特賜寢罷御批宰臣等引前來明堂例辭免加賜今南郊與明堂事體不同宜降詔不許辭免御集云七年九月六日降詔今附此政目十二日吕大防等免加賜即此也
丁亥詔軍人不許習學乞試陰陽文書如違犯並從私

習條

戊子召輔臣觀稻于後苑　東上閤門使吉州防禦使苗履為涇原路都鈐轄知鎮戎軍　熙河蘭岷路經畧司言探聞青唐聚兵一公城防托洗納族兼自來青唐未嘗於河南地分點集雖稱防托洗納人户又慮別有他謀詔令范育密諭康識王克平詳探所添人馬因依以聞仍隂為隄備不得張皇康識王克平差遣合檢附　先是詔侍從官及六曹長貳給舍臺諫禮官集議郊祀典禮三月十八

日於是翰林學士兼侍讀顧臨翰林侍講學士范祖禹
權户部尚書錢勰御史中丞李之純户部侍郎蔣之奇
中書舍人喬執中殿中侍御史吳立禮太常博士張瓛
等八人議曰臣謹按經曰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
事母孝故事地察禮曰天子祭天地四方祭山川祭五
祀歲徧三代之禮天子無不親事天地周禮冬日至祀
天於地上之圜丘夏日至祭地於澤中之方丘自玉器
牲幣樂舞皆不同由漢以來乃有合祭之文至於國朝

踵為故事元豐中神宗皇帝用禮官之議詔定北郊親祠之議始罷合祭之禮陛下嗣位於今八年將肇祀圜丘而疑於未見地祇欲循祖宗之舊則禮不經見欲如元豐之制則慮北郊或未可行故下有司博議此誠欲崇明祀謹重之至也臣等議書曰惟天地萬物父母禮曰地載萬物天垂象取財於地取法於天是以尊天而親地王者父事天母事地皆不可以不親今三年而一郊已非古典而北郊未有親祠之日若不親見地祇則

是尊天而不親地事父而未事母也朝廷審能以夏日

至盛禮備物躬祀北郊舉千餘年之墜典此則三王之

盛復見於今矣其誰敢以為不然然臣等竊恐北郊之

禮未必親行徒崇空文則天子長無親事地之禮亦非

聖情之所安也伏請合祭天地如祖宗故事俟將來親

行北郊之禮則合祭可罷臨祖禹又言竊以天地特祭

經有明文然自漢以來不能行之千有餘年矣時異事

變不能盡同先帝朝獻景靈宫十一殿一日而徧陛下

一歲乃徧亦因時制宜欲可行也太祖建隆四年初郊至元豐百二十年巳成一代之禮惟元豐六年用詳定郊廟奉祀禮文所議遂遷皇地祇之位先帝所以行之者決欲親祠北郊也若先帝能力行之而陛下未能猶當且復其舊況先帝尚未行乎設先帝已行而復知其難未必不改而從舊也宋興以來太祖郊四太宗郊五真宗郊五仁宗郊九英宗郊一神宗郊三皆合祭不合祭者惟元豐六年一郊而陛下他日果能行北郊之禮

然後罷合祭未為失也臣等不知今日欲親祠北郊如之何而可也一年再郊此必不能且夏日之至未易行也減損北郊之儀以就可行是於父母有隆殺也南北郊與明堂間祀則南郊愈踈亦未為得禮也或六年或九年而一郊此豈周禮乎今近捨祖宗百餘年已行之禮而欲遠復三代千餘年不舉之祭守周禮為空文虛地祇之大祭失今不定後必悔之伏乞圜丘合祭依熙寧十年典禮吏部侍郎范純禮彭汝礪户部侍郎范子

奇禮部侍郎曾肇刑部侍郎王覿豐稷權知開封府韓宗道樞密都承旨劉安世中書舍人孔武仲陳軒太常少卿盛陶宇文昌齡侍御史楊畏監察御史董敦逸黄慶基左司諫虞策禮部郎中孫路員外郎歐陽棐太常丞韓治博士朱彦宋景年閻才等二十二人議曰南郊合祭天地不見於經王者親祠天而地則闕焉亦非典禮神宗皇帝考按古誼詔罷合祭元豐六年止祀昊天上帝於圜丘配以太祖又詔親祠北郊如南郊儀仍命

有司修定儀注則於承事神祇禮無違者至於二郊之祭或不並行則有司攝事亦自有典禮合於周官大宗伯王不與祭祀則攝位之文唯是北郊先帝未及躬行然詔旨明甚所宜遵守但當斟酌時宜省繁文末節則親祠之禮無不可為蓋天地重祀尤當敬重不宜數有廢舉若昨罷合祭違悖經典固須改正既已合禮而又紛更恐失朝廷尊事神祇之意伏請並依先朝已得詔旨施行武仲等又請以孟冬純陰之月詣北郊親祠如

神州地祇之祭權兵部侍郎杜紘議請於苑中設望祀位置爟火於壇所俟躬祀南郊之歲則夏至北郊上公攝事每獻舉爟火詔拜工部侍郎王欽臣議宜如祖宗故事並祭天地一次中謝丕貺汝礪又言臣准勑與兩制尚書侍郎等議南郊合祭事是非蓋未有定犬馬之誠竊不自勝嘗恐緣諸儒一偏之說紊國家莫大之禮朝廷已行之命輒殫悃愊庶裨萬一臣聞禮者體也體不備君子謂之不成人設之不當猶不備也故先王之

郊於神明也既祭之以禮又求之以一類其時日牲幣器服聲音顏色無或非其類者或非其類謂之非禮非禮之祭鬼神不饗此其言似迂遠而難知然其禮甚切至而必驗臣謹以一事明之春為陽故以正月迎於東郊秋為陰故以七月迎於西郊聖人有作莫之或改也今使迎春則在西郊而用秋之時迎秋則在東郊而用春之時樵夫野叟猶怪以駭而況於鬼神乎天之與人非有異也今因祭方澤也而合於圜丘用夏至也而用

冬至蓋何以異此夫前日之議論非是後日行之而不安昔人蓋有變之者矣先帝欽若承順天心罷黜邪說是正太常行之歷年中外禔福聖作明述神明欣悏今何疑何恤而欲更之也家人小祀尚謹廢舉天地重大豈容輕議臣聞之神無常饗饗于克誠天無私親親于有德朝廷誠能富民阜財明道崇義致帝者之用成天地之化使粒食之民晏也粲也則上帝是祐而諸福之物皆可畢致改命實非所顧惟朝廷謹之重之反之復

之務求至當以稱先帝所以尊奉神靈之意貼黄子稱合祭議臣等謂不可者二十二人謂可者八人揚子曰人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將誰使正之曰萬物紛錯則占諸天衆言淆亂則折諸聖在則人亡則書周禮聖之言也合祭肇於漢末其言不經朝廷近制考之方策告之宗廟行之天地布之天下以憲萬世或委聖言而從不經不可也先帝既改之善矣又欲變之不可也或曰親祠未能且從合祭可乎親祠非不可行以事而使攝

馬亦禮也合祭不用而從非禮不可也夫規矩誠設不可欺以方圓繩墨誠陳不可欺以曲直今議祭而不從禮議禮而不從經則是非並起終無所歸宿舍規矩而察方圓舍繩墨而觀曲直不可也先帝留意經術曲折皆有稽據固非羣臣所能窺見高下小大惟太皇太后陛下皇帝陛下明詔執事質於是非無從一偏之論決於大小無安順從之說如此則是非可決而經正矣五年五月十八日六月十二日七年三月十八日汝礪以初六日上奏今復移入十二日顧臨等議後是日

肇又言臣近奉詔集官議南郊合祭天地事已具議狀
奏聞訖臣職在典禮再三思惟此天地大祭國家重事
況當陛下郊祀之初尤宜敬重舉措一有未安貽議萬
世尚慮前狀開陳未盡敢再冐昧以聞伏以天地合祭
非先王之禮學士大夫所共知之不待臣言而信也然
使合祭於承事神祇無不順之理雖非先王之禮何為
而不可行蓋以聖人之於祭祀求之於茫昧不可知之
中故必因其方順其時而用其類以致之是以因高而

事天因下以事地兆五帝於四郊朝日於東夕月於西兆司中司命於南兆風師於北兆山川丘陵墳衍各因其方而春夏秋冬各順陰陽之性其於祭或燔或瘞或沉或埋以至圭幣牲牷玖壇樂舞各從其類先王非苟為之以謂求之如此之盡然後庶幾神之來享也苟為反是則其於格神也難矣今論者以罷合祭則天子未有親見地祇之時夏至親祠北郊則以五月行禮為難欲因南郊併舉地祭此於人事以求自便則可矣以此

為親見地祇之實則未也何則事之非其方致之非其類又違其時施於羣小祀且猶不可况地祇之尊乎以此事地祇地祇未必來享而便謂此為親見地祇之實此臣之所未諭也且屈已以從神與屈神而從已二者孰安今以五月行禮為難而引地祇以就冬祭尚從人事之便恐失陛下恭事地祇之意此又臣之所未諭也聖人之事神洞洞乎其忠屬屬乎其敬舍忠舍敬常情所不肯為而謂陛下肯安之乎臣愚故謂合祭不可復

親祠不可廢但當斟酌時宜省去繁文末節則親祠之禮無不可為已於前狀論之矣惟陛下留神省察遠惟先帝復古之心持以至誠不倦之意無從苟簡自便之說以伸躬事地祇之實則上下神祇孰不顧享元豐三年五月

甲子初議北郊四年四月己巳詔親祠北郊元祐五年五月十八日許將建請

壬辰太皇太后垂簾三省進翰林學士顧臨等郊祀議太皇太后曰宜依仁宗先帝故事呂大防曰天地之祭自漢以來分合不一唐天寶後惟天子親祠乃合祭於

南郊其餘時祀並依禮分祭國朝以來大率三歲一親郊並祭天地宗廟因行赦宥於天下及賜諸軍賞給遂以為常亦不可廢雖欲歲歲親行於本壇乃不可得今來諸儒獻議欲用禮官前說南郊不設皇地祇位惟祭昊天上帝不為無據但於祖宗權宜之制未見其可蘇頌曰適來蒙聖諭仁祖先帝故事臣伏見仁宗皇帝九郊皆合祭天地先皇帝四郊三並合祭惟元豐六年用禮文所叅議止祀上帝而北郊之祭雖從所議修定儀

注然未見親行今年南郊乞准故事蘇轍曰議者持合祭別祭二說各有所據欲望朝廷酌量事體輕重大小斷自聖意自熙寧十年神宗皇帝親祠南郊合祭天地今十五年矣皇帝即位又已八年未嘗親見地祇乃朝廷闕典不可不正范百禄曰祖宗皆遵故事每遇南郊歲並合祭天地神宗皇帝聖學睿斷必以為圜丘無祭地之理遂詔禮官考求先王典禮至元豐六年南郊止祀昊天上帝配以太祖記曰有其廢之莫可舉也先帝

所廢稽古據經未可輕改越二日再進呈大防言先帝因禮文所建議遂令諸儒議定北郊祀地之禮然未經親行今來皇帝臨御之始當親見天地而地祇獨不設位恐亦未安況前代人君親祠並祭多緣便於已事本朝祖宗即不然直以恩霈四方慶賚將士若非三歲一行則國力有限今日宜為國事勉行權制候將來議定北郊制度及太廟享禮行之未晚百祿言祖宗圜丘合祭皆是循用後代權時之制神宗皇帝元豐六年南郊

不合祭地祇乃是復行先王典禮今已著為太常寺元祐禮且昨來夏至已詔呂大防以上公攝事隆禮備樂以祭地祇於北郊况祭不欲數今冬至圜丘地祇未合再祭大防又奏曰百禄之言雖是典禮未易遽行蓋為國事太皇太后曰呂大防之言是也非不知此蓋為國事頌又言古者人君嗣位必郊見天地今皇帝初郊而不祀地恐未合古若云必復先王典禮臣竊以謂先王典禮未必盡同且虞夏之禮商周亦不相襲至如唐虞

之代一歲四廵方岳遍祀羣神夏商則五載一廵守成周十二年乃遍豈是盡行先王典禮況三代去今年祀益遠非商周去虞夏之比而國朝制作多循漢唐之舊郊丘宗廟之祀典章儀物之盛恩霈賚予之費事與古異豈勝變復今以皇帝初郊依熙寧十年故事合祭天地俟將來遇郊禮再下有司舉行先帝詔㫖詳議南北郊祭亦未為晚輒言周禮一歲遍祀天地皆王者親行自漢唐以來禮文日盛費用日廣故一歲遍祀不可復

行唐明皇天寶初始定三歲一親行致齋之日先享太清宫次享太廟然後合祭天地從祀百神所以然者葢謂三年一行大禮不徧及則人情不安此近世變禮非復三代之舊而議者欲以三代遺文參亂其間亦失之矣今别祭之議有欲當郊之歲皇帝先以夏至親祠北郊者有欲移夏至之祀行於十月者有欲三年祀天三年祀地者夏至暑雨方作以行大禮勢必不可夏至之禮行於孟冬孟冬其為非周禮與冬至無異而數月之間再

舉大事力何以堪若天地之祀互用三年則天地均為六年乃獲一祭而以地厭天以卑畧尊尤為不順鄭雍言合祭天地自漢唐以來常行本朝六聖並是合祭先朝元豐六年方特祀昊天上帝然而先帝熙寧中已曾三次合祭與今事異自古帝王受命之初未嘗不郊見天地者大防又言適來所陳恐禁中未盡見本末欲來日畧具祖宗及臣寮所議進入從之翌日三省修具祖宗以來郊祀禮及顧臨等所議上閤既而太皇太后宣

諭曰皇帝即位以來未曽親祠天地今且合祭似屬有名大防等曰適於殿閣中同議方欲緣皇帝郊見之始特設地祇位於圜丘則於先帝議行北郊之禮並不相妨今蒙聖諭正如衆議欲依此令學士院降詔及言致齋日躬行廟享亦未合禮欲於詔中令議官與北郊事并議施行太皇太后曰可舊録云先是元豐中詳定郊廟禮文以皇帝親郊之歲設皇地祇位於圜丘並祭非禮有詔下議而議者或以當郊之歲冬夏之日分祭南郊北郊以軍賞為二而分給之或以致齋三日郊廟各一日而祀徧或欲於圜丘之傍别營方丘而望祭或以夏至盛暑天子不可親祭改

用十月或欲親郊圜丘之歳夏至日遣上公攝事於方丘先帝降詔定親祠北郊如南郊儀併定上公攝事之禮至元祐五年尚書右丞許將建言三歳冬至天子親祠遍享太廟祀天圜丘而其歳夏至方澤之祭乃止遣上公即是皇地祇遂永不在親祠之典此大闕禮不可不議始詔侍從官及尚書侍郎給舍臺諫禮官集議既而臨等八人議宜如祖宗故事合祭天地俟將來親行北郊之禮則合祭可罷吏部侍郎范純禮等二十人議天地重祀不宜數有廢舉昨罷合祭既復古禮而又紛更恐失尊事神祇之意請依先朝已得詔旨施行兵部侍郎杜純請於苑中設望祀位置爟火於壇所俟躬祀南郊之歳則夏至北郊上公攝事每獻舉爟火詔拜工部侍郎王欽臣議宜如祖宗故事並祭天地一次申謝丕貺中書舍人孔武仲等議請南郊專祀上帝而間以孟冬詣北郊親祠改先帝北郊祭皇地祇之儀冬至祀天夏至祀地先王之制也先帝是正禮典至是猶復合

議惟蘇頌議論稍有經據頗合禮典自餘皆狂說異意唯務變革良法善政更相阿附而呂大防悖繆亂常為姦惡之渠魁其罪甚大卒保首領未足為姦臣之誡新録自改先帝北郊以下至為姦臣之誡並削去仍别修云詔北郊親祠皇地祇議既不同故太皇太后宣諭及呂大防等議以皇帝即位以來未嘗親祠天地行合祭之禮為有名遂降詔云且辨誣曰上文乃太皇太后垂簾三省進顧臨等郊祀議太皇太后曰宜依仁宗先帝故事蘇頌云仁宗九郊皆合祭天地先帝四郊三並合祭惟元豐六年用禮文所參議止祀上帝而北郊之祭未見親行又云人君嗣位必郊見天地皇帝初郊而不祀地恐未合古其說皆與呂大防蘇轍合唯范百禄獨言神宗元豐六年南郊不合祭天地乃是復行先王典禮於是太皇太后宣諭曰皇帝即位以來未曾親祠天地特設地祇位於圜丘今史臣力主不合祭之論而云惟頌有經據則合祭果是矣又云自餘皆狂說異意則

范百祿獨主元豐者乃狂說異意矣又云大防罪甚大卒保首領不足為姦臣之誡則是議與蘇頌合者當得罪而寬之哲宗為失刑矣此三說顛倒無稽乃誣謗宣仁又及哲宗不可以訓合刪去八十八字顧臨曾肇等議並合載於九月初但不知其日據理當在初八日彭汝礪奏前後今移入十二日前鮮于綽傳信記云神宗皇帝以南郊合祭天地不見於經詔罷合祭元豐六年南郊止祀昊天上帝於圜丘配以太祖又詔親祠北郊如南郊特命有司修定儀注然未及行元祐初郊右丞許將建議當講祭皇地祇事於是下有司集議卒為數議議不合祭親祠皇地祇者二十二人吏部侍郎范純禮直學士院孔武仲中書舍人陳軒禮部侍郎曾肇權知開封府韓宗道樞密都承旨劉安世吏部侍郎彭汝礪戶部侍郎范子奇刑部侍郎王覿豐稷太常少卿盛陶宇文昌齡侍御史楊畏左司諫虞策禮部郎中孫路員外郎歐陽棐太常丞韓治監察御史董敦逸黃慶基

太常博士朱彦宋景年闗才議合祭者八人翰林學士顧臨翰林侍講學士范祖禹户部尚書錢勰中丞李之純户部侍郎蔣之竒中書舎人喬執中殿院呉立禮太常博士張璪乞欲祭皇地祇於後苑望祀者一人兵部侍郎杜純欲權用祖宗謝天地故事並祭一次以申謝丕貺者一人工部侍郎王欽臣議既上執政中所主亦不同左僕吕大防門下侍郎蘇轍欲從合祭之議中書侍郎范百禄欲從不合祭之議交論於上前㑹范中書引周禮圜丘方澤玉幣樂舞不同之文數奏宣仁聖烈意主合祭謂公曰此等言語莫是人念得否遂終定合祭議議不合祭者二十人當從實録中書舎人兼直學士院孔武仲雖議不合祭又與二十人稍異實録稱武仲等當是陳軒亦同此議鮮于綽并數此二人故云二十二人也曾肇亦云二十二人蘇轍龍川畧志云三代舊禮一歲九祭天再祭地皆天子親之故所祀神祇逐祭各異而一歲皆遍自漢以來每歲親祠天地或合或

別已不可常矣至唐開元中始定每歲常祀皆有司攝事一如三代舊典惟三歲天子親郊則於南郊合祭天地及從饗百神國朝因之凡冬至圜丘孟春祈穀孟夏雩祀季秋明堂大慶恭謝凡皇帝親郊皆用合祭之禮蓋每歲常祀而三年親郊古今異宜不可復合其來舊矣至元豐末神宗親祠圜丘罷皇地祇及從祀百神識者疑焉元祐改元上將親饗明堂轍時為右司諫奏乞依皇祐明堂神位諸公皆牽於故學不達時變奏入不省及七年上將親祠圜丘予與諸公面議衆議多以合祭為允惟呂微仲本好古學詳論久之乃聽而范子功横議意謂天子之事天地如家人之養父母雖不可廢一不養要不可同養於廳事耳予應之曰父母不可同養於廳事此禮之微文也三年親祠而地祇不預此即廢一不養禮之大闕也爭之終不能合及議於上前轍奏曰合祭別祭各有所據若非朝廷酌量事體輕重大小斷自聖意臣恐無由了當竊見熙寧十年神宗親祠

南郊合祭天地至今已十五年皇帝即位又已八年人主並未嘗親見地祇臣謂朝廷此乃闕典不可不正也議猶未決它日復於上前議之轍奏曰周禮一歲遍祀天地皆人主親行故郊丘有南北禮樂有同異自漢唐以來禮文日廢費用日廣事與古異故一歲遍祀不可復行唐明皇天寶初始定三歲一親郊於致齋之日先事太清宮次享太廟然後合祭天地從祀百神所以然者蓋謂三年一次大禮若有不遍則於人情有所不安故也此近世變禮非復三代之舊而議者欲以三代遺文參亂其間亦失之矣今別祭之議有欲當郊之歲皇帝先以夏至親祠北郊者有欲移夏至之祀行於十月者有欲三年祀地者然夏至暑雨方作以行大禮勢必不可夏至之禮行於孟冬其為非周禮與冬至無異而數月之間再舉大事力何以堪若天地大祀互用三年則天地均為六年乃獲一祭而以地廢天以卑畧尊尤為不順此皆朝廷大禮今范百祿之言皆禮文末節耳

恐難以施行呂大防曰范百禄之言皆合周禮臣等亦知之但事不可行耳太皇太后宣諭曰卿等非不知此蓋事有礙耳議尚未決它日將決於上前至崇政殿門微仲驟謂予曰今廢三代舊典而行開元故事可乎予曰今捨三代而從漢唐者非一事矣天子七廟今乃一廟九室廟祀一帝一后今諸后並配事各適時豈必三代微仲乃服及對太皇太后以衆議為允於是始復合祭

詔入國接伴使副今後不得將帶親屬并有官人充職員小底違者罪之其入國使副實有宿疾聽帶親屬一名充小底不以有官無官具奏聽旨先是惟汎使出疆以老疾自陳有例得帶親屬自熙寧後為通法奉使者稍稍以親戚自隨因緣

干擾故條約之　詔諸路提刑司遇轉運司借撥糴本即疾速應副不得非理問難致糴買後時及令轉運司糴買州軍並以見在市價趁時糴買務使惠及農民所蓄數廣以左司諫虞策言也　都水監言准勑五百里外方許免夫自來府界黃河夫多不及五百里緣人情皆願納錢免行今相度欲府界夫即不限地里遠近但願納錢者聽從之　支衲襖五萬領付河東陜西帥府政目九月十二日事當考

甲午監察御史楊畏言應吏部銓量官吏職位姓名請依三省樞密院奏除人例關御史臺以憑考察詔今後銓量到人依條聞奏外仍關吏部置簿籍記實録係甲午郊議已

宗正寺言本寺令宗室無服親連名非上下見上令不别出同者如立之與宗立之類及音同字異皆聽撰祖宗袒免以上親見依上件令文撰賜名外令來非袒免親既許本家撰名竊慮員數日增取名漸多若皆令依上條一一照對迴避必至拘礙訓撰不行今欲乞令太祖太

宗秦王下子孫無服親各於本祖下即依令文撰名若係別祖下無服親除所連名自合別取字外餘雖犯別祖下本字並許用所貴久遠訓撰得行從之又言宗室撰名自來並用兩字内取一字相連所以別源派異昭穆也昨自熙寧中立法非祖宗袒免親更不賜名授官後來逐時準大宗正司關到本家所撰名多是重疊至有數人共一名者又或與別房尊長名諱相犯或兄弟不相連名或只取一字為名而偏傍不相連者名稱混

敍難以分明昭穆之序竊恐年祀寖久流派逾遠譜籍漸無統紀除重疊共一名者昨來寺司申請已得朝旨見令改撰外所有犯別房尊長名諱兄弟不相連名并以一字為名恐亦合改撰欲乞宗正司告示逐宮院將見今名犯尊長諱并字不相連及單名者並令改撰仍從本寺定取一相連字取名稍寛者關宗正司告示令依倣撰名所貴稍得齊一從之

丙申韓縝言火山軍至石州沿河邊面闊遠若賊乘河

氷如履平地縁慶歴元年二年元豐六年皆凖朝旨於火山軍界葱滚下流保徳軍嵐石州可使千里不凍以限賊馬所用工料不多本司已差殿前燕渙等相度百子㑹歸子口可以葱滚從之

戊戌詔曰國家郊廟時祀祖宗以來命官攝事惟三歳一親郊則先饗清廟冬至合祭天地于圜丘元豐間有司援周制以合祭不應古義先帝詔定親祠北郊之儀未之及行是歳郊祀不設皇地祇位而宗廟之饗卒如

權制朕以涼昧嗣承六聖休德鴻緒今茲禋禮奠幣上
帝裸鬯廟室而地祇大神久未親祠矧朕方修郊見天
地之始其冬至日南郊宜依熙寧十年故事設皇地祇
位以嚴並貺之報仍令有司擇日遣官奏告施行厥後
躬行方澤之祀則修元豐六年五月之制俟郊禮畢依
前降指揮集官詳議親祠北郊事及郊祀之歲廟享典
禮以聞 蘇軾元祐八年二月二十五日圜丘六議稱九
月二十二日詔與此十八日不同當考御集第
十七卷改北郊詔一道翰林學士顧臨奏白劄子祖宗
以來郊廟常祀皆以時分祭遣官攝事惟三歲一行親

郊之禮因偏享廟室並祭天地於圜丘昨因詳定郊廟禮文所建議親祠合祭不應古義先帝有詔定親祠北郊之儀命下而未果行是歲圜丘罷設皇地祇位而廟享尚循權制今朕以臨御之初郊見上帝因得躬享太廟然地祇大祀獨闕不講深惟王者冢於事地義不可緩其令歲圜丘宜依熙寧十年故事設皇地祇位以申始見之禮候親祠北郊依元豐六年五月八日指揮宜令有司擇日遣官奏告施行令學士院依此降詔令撰到詔本進呈勅門下國家郊廟時祀祖宗以來命官攝事惟三歲一親郊則先享清廟冬至合祭天地于圜丘元豐間有司援周制以合祭不應古義先帝乃詔定親祠北郊之儀未之及行是歲郊罷設皇地祇位而宗廟之饗則如權制朕以涼昧嗣承六聖休德鴻緒今兹肇禋祇見上帝祼鬯廟室而地祇大神也闕而不修謂朕事冢之義何其冬至日南郊依熙寧十年故事設皇地祇位以申始見之禮以嚴並貺之報宜令有司擇日遣

官奏告施行厥後躬行方澤之祀則修元豐六年五月之制仍俟郊祀畢依前指揮集官詳議親祠北郊事及郊祀之歲廟享與禮開奏御批久未親祠加以朕躬方此祇見天地之始貼却大神字下至義何字減去一十二字用此一十六字元祐七年九月十八日進入神宗是正禮文改合祀之失追三代之典以夏至之日祭於方丘至是始又合祭時方垂簾姦臣擅朝故也

左朝奉大夫韋驤為主客郎中左朝奉大夫王彭年為都官員外郎

己亥房州觀察使宗喬卒贈司空追封南陽郡王謚恭康

壬寅河東節度使太師致仕文彥博乞免南郊陪位從

之

癸卯詔諸宫院教授差宣德郎已上親民資序人　范育言準朝旨若夏賊累攻邈川即本路合如何施行令臣深計熟慮豫為方畧臣前所陳乞定河南之策正為此也前日河南之人咨輸誠欵欲因而撫定非貪土地蓋河南既定足以威制外裔下臨河北若視諸掌其衆盡為屬國可以控夏賊腹背制其死命脫使賊攻邈川本路力不足則前日所陳邊勢之利反為夏賊所有矣

樞密院言河南諸羌懐漢願附雖是久遠邊防之利第以青唐未有失節而夏賊方謀合從故未可輕議所以前降指揮不得擅便施行令撫定河南部族又豈能制夏賊死命詔范育依詳前降指揮悉心講慮豫為謀畫賊果犯邈川難以出兵即張大軍聲於要害處遥為聲援以解賊勢若所探非實不得張皇八月二十八日九月一日六日

甲辰詔旬試諸軍以㸃出指揮若七日值雨雪沾濕聽於九日依格閲試若至日尚未可試即令軍頭司次旬

取旨餘句準此先是元豐八年八月十五日得旨若閱試值雨雪許軍頭司於次旬施行故别為條約新無　太子少傅致仕韓維乞再免南郊陪位從之　刑部言欲常法地分窩藏强盜不該配逺惡沙門島者許人告依重法地分窩藏人給賞錢及財產之半其依上條許捕者亦準此支給從之新無

丙午岳州言左朝奉郎前通判潭州黄誥廬父墓三年生芝草甚衆詔黄誥令本州支賜絹伍拾疋與堂除合

入差遣一次其後以詔知歙州　刑部言夜聚曉散傳習妖教者欲令州縣以斷罪告賞全條於要會處曉示監司每季舉行從之舊本太繁今從新本

丁未宗正司言玉牒宗藩慶系録仙源積慶圖內宗室子有未及立名而卒者亦皆開列以其無可稱呼故但曰不及名緣宗支蕃衍圖牒卷帙漸已浩大既不及名即無官爵事迹可考又其生出先後之序已各載於屬籍類譜復列圖牒頗見冗長宜於玉牒宗藩慶系録內

凡不及名者止於其父名下總計其數注入仙源積慶圖更不開具所有宗室女早卒者玉牒亦依不及名例止注其數從之　禮部侍郎曾肇言臣伏覩詔書冬至日南郊宜設皇地祇位以嚴並貺之報此蓋皇帝陛下急於親祭地祇不待考正典禮遽下此詔然臣竊詳詔旨亦云合祭不應古義今則設皇地祇位於南郊乃是復行合祭之禮即以為非又自行之一詔之中前後違戾詔書又云厥後躬行方澤之祀則修元豐六年五月

之制是則異時北郊禮行合祭復罷天地大祀國家重
事而輕易變更煩瀆兒戲廢置神位幾於奕碁此臣所
以聞詔愕然不知所措也臣伏思陛下之意無他以謂
王者父天母地尊親並行即位以來親見上帝而未及
地祇乖明察之義又為議者所惑以謂五月祭地必不
可行則是長闕事地之禮故因南郊并舉地祭欲以致
誠敬於大祇爾以臣所見欲以致誠反近於怠欲以致
敬反近於瀆何則南郊非祭地之處冬至非見地之時

樂以圜鍾為均其變以六非致地祇之音燔柴升煙非祭地之禮不問神之享與不享姑欲便於人事不近于怠乎今之人家有尊長所居異宮子弟致敬必即其處尚不敢屈致一堂况天子事地可不如家人之禮哉前日以合祭為非而罷之今日復行異日復罷謂神無象廢置自由不近於瀆乎陛下志在誠敬而所行反近於怠且瀆此無他為陛下謀者以古為迂率意改作務從苟且趣便一時故也臣愚不達時變竊為陛下痛惜之

陛下即位八年兩行明堂大享之禮今兹有事南郊凡屬天神舉皆從祀次第行之則將來郊祀之歲親祠北郊并及地理神固未為晚何苦遽為此舉以涉非禮之議哉況五月祭地前世之所嘗行本朝開寶中亦曾四月行雩祀之禮古人尚以六月出師孰謂夏至有不可行禮者哉臣愚伏望陛下速降德音收還前詔今冬南郊禮畢即令有司詳定親祠北郊儀物仍令斟酌時宜省去繁文末節以從簡便俟至郊祀之歲斷在必行如

此則於承事神祇不失誠敬先帝已正禮文不至無名改作使萬世之後以謂復行先王祭地之禮自陛下始不亦善乎臣蒙恩擢備從官職在典禮朝廷舉措得失臣與其責故自開詔以來彷徨累日言之則為逆旨不言則為失職熟慮再三寧以逆旨獲罪不敢失職以負陛下任使也是以罄竭狂愚觸犯忌諱庶幾萬一有補聖明臣雖受重誅所不敢避唯陛下留神省察不勝幸甚貼黄伏見詔書擇日差官奏告敢望聖明因臣此奏

更詔大臣熟加講議務求至當以協典禮所有差官奏告且乞未賜施行肇集自注云第二狀九月二十四日合癸詔下時在私忌假二十五日講終尚書有宴次日再具奏草九月二十七日入

己酉蘭州鎮戎軍永興軍言地震　曽肇又言謹按周禮稱昊天上帝稱上帝稱五帝文各不同昊天上帝則一帝而已五帝則五方之帝理自明白不待辨而知唯上帝之稱世或專以為昊天上帝或專以為五帝然以周禮考之肆師之職類造上帝封于大神按周禮凡稱

大神皆謂天也以上帝為天則不應復云封于大神矣又典瑞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兩圭有邸以祀地旅望先儒以謂四望非地則上帝非天斷可識矣而孝經亦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正與祀天旅上帝之文相合葢郊明堂異祭后稷文王異配則天與上帝亦宜有異以此推之謂上帝專為昊天上帝者非也又掌次王大旅上帝則張氊案祀五帝則張大次小次上帝五帝所張不同則謂上帝專為五帝

者亦非也然則上帝果何謂歟按書稱類于上帝孔安國傳以謂告天及五帝孔頴達從而釋之曰昊天五帝上帝可以兼之繇是推之所謂上帝者葢兼昊天五帝言之西漢已有是説矣故安國用此以解經文至鄭康成引讖緯之書傳會以為六天乃謂昊天上帝為北辰之星五帝為太微宫中五帝座星此則康成以讖解經之罪非先儒之説本然也然則不曰昊天五帝而曰上帝何哉葢言昊天上帝則不及五帝言五帝則昊天不

與舉上帝則昊天五帝皆在其中以昊天及五帝皆有帝之稱故也按周禮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蓋先王尊事五帝與昊天同服冢宰掌祀五帝與祀大神祇之禮同則明堂并祀昊天五帝不為過也泰祀白青黄赤四帝揚雄以為僭郊天之禮漢武帝祀泰一五帝於明堂奉高皇帝坐配之蓋天神貴者曰泰一其佐曰五帝雖出於方士之言然所指泰一即昊天也故武帝皆祀於明堂以高帝配食則明堂并祀

昊天五帝於此可見歷代明堂或并祀昊天五帝或止祀五帝其去五帝坐專祀昊天上帝者唯晉太始唐顯慶中爾本朝皇祐中大享明堂參用南郊禘祀之禮嘉祐七年禮官始議改正設昊天上帝位以真宗配次設五方帝位次又設五人帝位以五官神從祀自是遵行遂為故事至元豐中始詔祀英宗於明堂惟以配上帝而五帝不與論者以為未安詔臣等集議臣等稽之經典既如彼迹之故事又如此伏請自今宗祀神考於明

堂以配昊天上帝并祀五方五人帝五官神以稱嚴父之孝以成大享之義此議因二月十八日詔乃上方下詔時肇猶未入朝六月十八日乃除禮侍顔臨等議社稷宫架亦縁三月十八日孫謣奏請至八年三月八日乃上但不知肇此議從違何如當考據肇集自注九月二十七日上此議今附月末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續資治通鑑長編　卷四百七十八至八十一

詳校官檢討臣劉錫五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纂修官檢討臣彭元玧

謄錄貢生臣鄂墉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百七十八

宋 李燾 撰

哲宗

元祐七年冬十月庚戌朔環州地再震

乙卯皇叔祖建雄軍留後同知大宗正事宗景為感德軍節度使 禮部侍郎曾肇為刑部侍郎（肇十六日知徐州） 權刑部侍郎王覿為權禮部侍郎

丁巳工部言陜西轉運司奏乞將本路州縣應有前代帝王陵寢祠廟去處鄰近地各行摽撥委所屬縣分擇比近多丁之家召募看守本部欲依所奏每陵寢比近十里内有係官空閑地土可修處擇丁多之家召募五户每户給田一頃與免營田地内每歲所出租課及本縣内諸般差役永充看守其祠廟若小有損壞亦責修葺其間有不就給田看守及雖有承佃地土不及一頃而情願看守者並聽從便如本家有田自合應役者即

不免諸般差役若無人召募仍陵寢側近無田可給即並依本縣差役條差仍止於第四等五等人户内召募看管内祠廟若有損壞即令合屬官依條修葺從之只用新本所刪修為允

戊午朝奉郎權發遣開封府推官來之邵為監察御史之邵咸平人或已見八年六月八日為殿院初除府推在七年三月十八日政月有之實錄無

辛酉皇叔徐王顥充南郊亞獻高密郡王宗晟充終獻

中書舍人孔武仲兼直學士院起居郎喬執中為中

書舍人起居舍人姚勔為起居郎右司郎中呂陶為起居舍人考功員外郎高士英為右司員外郎直集賢院兼侍講吳安詩為天章閣侍講安詩為天章閣侍講非侍制也或誤作待制今不取初兼侍講在四年十月四日知舒州王安禮知宣州知宣州賈易為京西路轉運副使十二月十六日甲子明年二月己巳詔以大河東流都水監使者吳安持賜三品服北都水監丞李偉於任滿日令再任玉牒云辛酉河從東流趙鼎臣河渠書係安持賜服李偉再任於九月今從實錄鼎臣即於此下載其父偁奏議乞罷北外丞司當考今附注紹聖九年正月二十二日環慶

路總管李浩為本路副都總管以浩復觀察使故也
是日西賊大舉攻圍環州及烏蘭肅遠洪德永和砦合道獸伯鎮凡七日乃解去初知慶州章楶數遣輕兵出討斬獲甚衆並邊部族不敢寧居楶策其必報乃取黠羌啖以厚利陽笞而遣之若得罪而逸者因使事賊刺其舉兵所向即馳歸以告果知羌人將冠環州楶乃料精兵纔萬餘統以二驍將使營絶塞而授之策曰賊進一舍我退一舍彼必謂我怯為自衛計不復備吾邊壘

乃銜枚由間道繞出其後或伏山谷伺間以擊其歸又以境外皆沙磧近城百里有牛圈所瀦水足以飲人馬乃夜遣寘毒賊圍環數日無所獲而歸所使驍將折可適屯師洪德城賊過識其母梁氏旗幟城中鼓譟而出馳突躪轢賊大敗而去斬首千餘級獲牛馬橐駝鎧仗以萬計過牛圈飲其水且盡人馬被毒而奔迸蹂藉墮壍谷而死重傷而歸者不可勝計梁氏幾不得脫盡棄其供帳襜褕之物而逃前此邊上功狀多虚或以易為

難或奪甲與乙廣張俘級習以為常衆獨覈實第勞無少欺徼倖者不悅頗有謗言衆弗恤也自初知慶州以下據詔旨內章衆傳增入衆傳又云衆言夏人不知義惟嗜利而畏刑不稍懲革邊未得寧也古者諸侯有罪貶爵削地甚則六師移之今既憚用兵宜稍收入其土疆如古削地之制舉西人之師止當我一路請諸道豫具版築侯一入寇即諸路皆出師擇要害地而置城砦彼雖猖獗壞地褊小不過一再舉而勢蹙力窘矣又請復安疆砦以固吾圉招部族以離其衆案衆議進築見正月末請復安疆見六月二十日朝廷益不從其議也衆傳又云鄜延奏夏人乞入朝謝罪衆亟奏曰夏每犯邊必得所欲今所至有請朝廷能厭足之固得利矣苟為不能尚足款我師且獲歲賜金帛十萬願勿遽聽不然取輕損威邊患未弭也後皆如衆言案鄜延奏在八年正月辛卯衆

傳又云明年召擢户部侍郎諤者不止中道改知同州察案六年二月十四日知慶州八年正月二十二日除户侍其降同州實録不見月日政目在三月十八日又十月十八日又二十二日又二十六日又十一月二十四日又十二月二十日又二十四日云云當并考十二月二十四日折可適功狀可考或參入二十二日

壬戌户部言汴綱歲入斛斗欲將每年合起小麥數目委發轉運使副臨時相度均撥與少欠并酬奬綱裝船不得過一運其發運司勾當公事官糴上供斛斗請委使副專切覺察如敢糴買不堪之物並令奏劾并轉糴綱運斛斗明有條約務在舉檢欲州委通判縣委主簿

各於公廨収鎖官錢以俟賞給應綱船入門凡載竹木
簰筏等在場點檢稅訖不得再令供申出卸岸之數及
已卸空綱不得與重綱同岸繫泊並從之以司農寺丞
秦定有請故也新無

甲子朝獻景靈宮

乙丑刑部侍郎曾肇知徐州從其請也初六日改刑侍左司諫
權給事中虞策言竊聞曾肇因議郊禮乞外任士論謂
肇守經議禮別無過失所有錄黃未敢書讀行下侍御

史楊畏言曾肇近以論天地不當合祭不數日罷禮部移刑部已而肇乞出遂除徐州按肇以職事論禮初無不當及見其言不行而請去則義在所取不在所斥伏望朝廷更加審察某繳肇徐州政目在十八日令并書楊畏云云附見權吏部侍郎彭汝礪言肇以十六日除知徐州汝礪二十二日奏此令并十六日臣竊聞刑部侍郎曾肇以議禮不當乞從罷出蒙恩除知徐州給事臺諫有言臣竊謂南北郊合祭事朝廷自許近臣集議或同或異乃是常理必不以此黜一從官如肇用意為

國家忠臣朝廷容納直言愛惜人才義當為改命令體問得畫黄已到吏部臣以為過矣臣伏念才難久矣人嘗千百億而一二苟或有之或流落而不遇幸而有之又既得之或棄於無所用故治安之日嘗不足而危亂之日嘗有餘孔子曰如有所譽必有所試如肇者其文可以掌大命令其學可以決大謀議頃在西掖屢能補縫闕漏及還禮部遂能是正典常循名觀實謂之賢可也且並祭之禮不經見如臣輩皆莫敢安能奮不顧忤

大臣為陛下言者獨肇而已朝廷既不用其言又遂出其人故臣以為過或曰朝廷非惡肇議禮謂其言過而已夫言不直則道不見令病者之求藥惟病之愈是望故雖五毒偏施針砭切骨而不為過使惟香味顔色之悅則豈惟不足治病適足以增病書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肇之言雖有拂逆以道觀之則為當矣夫欲安榮惡危辱人之所同情也臣願陛下少留神明以理度之令人臣不肯朋比大

臣為朝廷明是非論然否此為其身邪以人主故邪此為其私邪以國家故邪順從鉗默則速得福奮厲激昂則速得禍而人臣終於不忍不言以負陛下此其心不在其身而在人主不在於私而在國家可見也人臣瀝肝膽披腹心為陛下國家為長久慮而陛下屏去不容此甚非計也夫上所好惡人之表也令侍從之臣不能依隨大臣而陛下去之然則孰不顧附大臣令有一言則陛下去之然則孰不欲學不言人臣與國家同安危

共休戚使皆附大臣而不以國為憂閉口不言而為妻子計此非社稷之福也惟陛下察之方朝廷多事宜盡拔心膂之賢徧置左右傅求骨鯁之士並為輔弼益猶恐不足今有一曾肇而不能留故臣以為過非獨臣也凡忠於陛下者皆然肇命雖已下而未行臣至愚欲望太皇太后陛下深以愛人才容直言為念出自聖斷且留肇在朝肇守官任職必當有以報國臣言或繆靡所逃誅夫改易差遣常事也留賢者盛德也在朝廷益優

為之矣貼黃稱南北郊並祭議始下臣實嘗與肇言天地之祭至大至重今容易改易甚未安使無言者汝礪亦不敢緘默又曰肇禮官其言當在肇遂有議論肇既逐臣亦難處矣終不可留臣亦願與罪焉　陜西轉運使李南公為直龍圖閣知延安府范純粹遭其母喪故也　左奉議郎太常博士朱彦權差通判博州彦自陳昨與侍從官集議南郊合祭事今曾肇既罷禮部則臣元係與肇同論之人備員禮官俱為失職乞賜罷黜故

有是命當有言者

丙寅詔刑部大理寺已發斷上公案如遇恩者其已斷該赦降勿論及全原并減外無罪者更不退送若於法不該原減者據未斷降下名件押貼子下大理寺批逐件合引赦降各人事狀連法狀行下其餘並退送

丁卯環慶路經略司言西賊入寇詔令章楶丁寧城寨專作守計但能堅守無虞即為有功密諭諸將凡事慎重勿與賊鋒迎鬬仍選募死士夜擊賊寨或俟惰歸及

分掠之際擇利邀擊痛行殺戮并下鄜延涇原兩路處賊馬恃衆分兵寇犯亦仰丁寧過設隄備二月八日楶奏當考三省言堂除諸路職司有帶權及權發遣者未行官制已前係中書檢舉除落今却係吏部檢舉具鈔更不經中書顯是不相照應詔吏部依條檢舉具狀申尚書省送中書省取旨施行 詔歲給諸路州軍藥錢各有差選官監督醫工隨風物氣候依所降方論製藥給散不得留難其當職官勿給 御史臺主簿王任為正字

辛未正字陳祥道為館閣校勘　太常博士工部員外郎游師雄為集賢校理權發遣陝西路轉運副使張舜民誌

游師雄墓云同列欲變民租為錢意在叔羨餘以獻公面折之曰五路宿師以待餉反令輸錢錢可食乎借若帑庫盈積而倉廪空虛邊陲有警師徒霧集君能任其責耶同列無以應內地兩稅支移於邊者民常以為病公為奏曰在昔邊土不耕仰粟於內故設支移之法今沿邊之法既多糴粟軍食自足宜令內地稅户隨斗升計地里輸脚乘錢以免支移之勞既可以休民力又可佐邊用公私便之二事當考

環慶路經略司言賊稍欲引退本路六將已從間道前去邀擊時西賊入寇方數日今忽引歸慮別蓄姦謀復來衝突詔

經略司候賊退日丁寧誡諭沿邊將官使臣過為隄備不得幸賊解去便為懈惰兼慮賊知鄰路赴援環慶輒乘虛入別路作過仰審度賊勢若漸欲引退即於涇原兩路策應兵馬量度先次遣回明年正月二十五日賞兩路策應功此年十月十二日十八日二十六日史宜父本云環慶路經略言賊稍欲引退本路六將已從間道邀擊然賊壘纔數日無故引歸慮別蓄姦謀復來衝突詔經略司候賊退日誡諸將毋得輒弛備具鄰路赴援環慶恐賊乘虛由它路入寇宜審賊勢勿致敗事其辭甚略附見此

乙亥户部侍郎寶文閣待制蔣之奇知熙州之奇本傳云知熙州

夏人請畫疆而伏兵山谷間之奇亦以兵自衛而令其屬至定西城會議往來二年議卒不合朝廷知其詐而罷之之奇益務修守備謹斥堠常若寇至終之奇去敵不敢犯

寶文閣待制范育為給事中著作佐郎徐鐸為集賢校理工部員外郎校書郎時彥晁補之並為著作佐郎八年五月十六日黃慶基論晁補之以

西賊出塞賜環慶州并默伯鎮及自餘鎮寨曾經西賊攻圍戰守策應軍兵等特支錢有差十月十二日

丙子太常寺言義羅所說王公已下繖合用青其鹵簿圖別不開說恐鹵簿圖內更有未合典禮事送禮部太

常寺同詳議申尚書省今按開元禮義羅應大駕八角紫繖王公已下四角青繖今鹵簿圖六引紫繖欲乞改用青又誕馬鞍鹵簿圖曰舊並施鞍韉景祐五年去之昨來納后誕馬猶施鞍韉今欲乞除去仍令鹵簿圖用纓轡緋屧又二十八宿五星攝提旗按鹵簿圖二十八宿旗攝提旗盡畫人形及牛虎頭婦人小兒之類於禮無據元豐三年禮文所乞改製各著其象以則天文後有司因循舊儀未曾改正今欲乞依前降指揮改造從

之　翰林侍講學士范祖禹言臣於去年十二月轉對
奏事乞除賊盜重法未蒙施行臣聞王者之德如天無
不覆地無不載四海之内皆赤子也無有逺邇當視之
如一今重法之地獨為匪民一人犯罪連及妻孥没其
家産便同反逆先王制刑必使民得以自新不聞别異
州城偏行峻令恐非聖世所宜為也陛下將郊見天地
御樓肆赦若於赦文悉除此法一切蕩滌與之更始足
以感格人心召致和氣則帝舜好生之德大禹泣辜之

仁成湯解網之恩復見於今矣恭惟祖宗無不哀矜庶
獄刑罰從寛遠過前代實有隂德上當天心是以承平
百年福祚無窮惟自嘉祐七年初立窩藏重法熈寧中
中書檢正官奏請遂為著令皆因有司建議非仁宗神
宗本意此乃權時之制不可久行臣前奏論之已詳今
因初郊宜以為仁政之始聖人順動雲行雨施刑清民
服此其時也伏望聖慈斷而不疑特降睿旨於將來赦
書行下使百姓曉然知二聖天地涵養無私之德不獨

視此諸郡如蠻貊之人臣將見民之戴恩淪於骨髓則勝殘去殺庶可望矣貼黄議者必謂一除此法賊盜必熾臣竊以為不然自嘉祐以來行重法至今不聞地分盜賊衰少近元祐編勑比舊法稍輕亦不聞盜賊滋多以此知盜賊多少不繫重法決可除去無疑并乞檢會臣前奏施行

丁丑天章閣待制知杭州林希為禮部侍郎八年三月乙酉出知𠂆州鴻臚卿直龍圖閣高遵惠為太府卿　感德軍節度

使同知大宗正事宗景充南郊亞獻安定郡王世準充終獻以徐王并宗晟辭疾也

戊寅河東路經略司言熙寧十年正月九日朝旨應弓箭手年老或病患不任征役者給公憑放停看詳上條止說年老或病患不任征役者即無立定許揀選之文以至其間隱庇尩悴走跳遲慢怯弱之人竊慮緩急有誤驅使欲乞今後逐年因教閱時委知州軍并將官揀選弓箭手如有年高或病患及尩悴行步遲慢怯弱不

任征役之人許本家或親屬内選人承替若遇災傷及七分以上權免教閲秪令作番次勾抽揀選從之　通議大夫集賢院學士致仕高賦卒

十一月庚辰朔西南龍蕃遣使入貢　詔諸税租助役常平錢物鈔俟倉庫封送到縣令佐即日勒吏開拆分授鄉書手各置歴當官抆上排日以千字文為號將所授鈔畫時上簿當職官對簿勾銷訖封印置櫃抆掌俟納畢於簿末計正數或每色剩納到數并畸零殘欠盡

一朱書限三十日二萬户以上限五十日官吏保明具鈔數并簿送州新無

辛巳皇城使康州刺史訾虎專管勾麟府路軍馬依舊權發遣太原府路都鈐轄知麟州西作坊使王獻可追一官勒停皇城使河東第一將彭保罰銅三十斤衝替坐不稟帥司節制擅統領將兵擊夏賊故也　江淮等路發運司言歲運上供斛斗全藉所管汴河押綱使臣人員鈐束兵梢整葺船舟方可辦事近年以來其押綱

人卸納斛斗回為見少欠未經結絶或是年滿替人未到即妄稱疾擅離本綱若不立法止絶深慮其奬愈深請應汴河押綱使臣人員卸糧回如有疾病並須隨空綱將治候到裝發處申所屬官司審驗差人權押候痊安日依舊管押元綱年滿不得擅離空綱年月雖滿不候正人交割者準此如違並依元祐勑擅去官守法從之新添

壬午權知乾寧軍張元卿言本軍當諸河之衝會隄埽

不可不治詔乾寧軍埽岸令工部指揮合屬官司每年依修撿計合役夫功從都水監相度委合起夫即於本軍依近裏州軍條例科夫功役不得過三百人仍却於本路年額溝河夫内除豁如功役稍大本軍夫不足即令都水監那融應副

癸未秦鳳路經畧司言近年兵將官與城寨等使臣多是違朝旨及帥臣節制以至敗事緣嘗立邊功多從寛減上下玩習浸已成風令西賊拒命常在對境若不更

法無以懲戒請今後將官及城寨堡使臣應緣戰守有違朝旨並乞不以邊功寛減庶幾人知畏凛紀律稍嚴從之

甲申高麗國進奉使通議大夫兵部尚書黄宗慤副使中大夫尚書工部侍郎柳伸入見　詔諸太中大夫觀察使以上每員許占永業田十五頃餘官及民庶願以田宅充祖宗饗祀之費者亦聽官給公據改正税籍不許子孫分割典賣止供祭祀有餘均贍本族已上輒典

賣依畀幼私輙典賣法不限年許理認田宅仍先改正
諸太中大夫觀察使以上居住雖有分人不得無故毀
拆輙典賣者依私輙典賣永業田法
乙酉詔應重法地分刼盜五人以上或兇惡者行重法
餘依常法窩藏人準此　御史中丞李之純言請今後
付章奏下六曹者委逐部子細着詳長貳審行裁決明
白指揮符下或具申稟如委是無可施行即令條析申
都省檢會元祐通用令諸受都省送下文書未有處分

者並檢勘施行若理不可行月終具狀以聞不應奏者

申都省仍關所屬詔申明行下新編

丙戌于闐國遣使入貢

庚寅上齋于大慶殿

辛卯薦享于景靈宮遂齋于太廟

壬辰朝饗八室至神宗室上涕洟不止陟降盡禮黎明

齋于南郊之青城

癸巳冬至合祭天地于圜丘以太祖配禮畢羣臣賀于

端誠殿還御宣德門肆赦是日五鼓初輦詣壇外壝撤
蓋及内壝百官準詔不回班自小次歷午陛下升壇不
設茵褥稽首跪奠致誠極恭夜月澄爽雲物晏温比還
御樓肆赦終日和燠天意昭荅翌日風寒相屬時雪如
期宰臣執政侍從官皆進詩賀御史董敦逸請以其事
宣付史館從之上之在太廟也内中朱紅車子十餘兩
爭道於乾明寺前有張紅蓋者鹵簿使蘇軾即車中具
奏曰臣謹按漢成帝郊祠甘泉泰畤汾陰后土而趙昭

儀常從在屬車間時揚雄待詔承明奏賦以諷其略曰
想西王母欣然而上壽兮屏玉女而却虙妃言婦女不
當與齋祠之間也臣今備位夏官職在鹵簿準故事郊
祀既成乗輿還齋宫改服通天冠絳紗袍教坊鈞容作
樂還内然後妃嬪之屬中道迎謁已非典禮而况方當
祀事未畢而中宫掖庭得在勾陳豹尾之間乎竊見二
聖崇奉大祀嚴恭寅畏度越古今四方來觀莫不悦服
今車駕方宿齋太廟而内中車子不避仗衛爭道亂行

臣愚竊恐於觀望有損不敢不奏乞賜約束仍乞取問隨行合干勾當人施行上亟遣人以軾疏白太皇太后翌日中使傳命中敎有司嚴整仗衛上自太廟還后以下皆不復迎謁中道陳師道談叢云故事嘗敎官與賊入己不敎熙寧以後始敎吏罪元祐七年南郊赦杖罪八年秋皇太后服藥而赦則盡赦之矣此事附注當考

辛丑三省言郊禮畢徐王加恩當賜劒履上殿縁虛文已刪去請歲增公使緡錢太皇太后曰嘗有例耶大防等對曰仁宗時荆王元儼增至五萬貫徐王昨亦增賜

令為三萬緡於是詔許增三千緡又言皇弟加恩四人乃郡王一為國公舊例出閤進爵今雖非出閤合取旨太皇太后曰四人皆加恩國公事體宜一於是五弟恩數均矣　詔文武官並以南郊赦書加恩

癸卯兵部尚書蘇軾乞越州不允改為端明殿學士禮部尚書兼翰林侍讀學士（御史黃慶基言軾三狀在八年五月壬辰）禮部尚書胡宗愈為吏部尚書（政目七年九月丙申載宗愈權吏書實錄無之今并入此）樞密直學士趙彥若為翰林侍讀學士新知襄州集賢殿

修撰楊汲知越州十二月二日自襄加集學呂嘉問知襄州嘉問襄州惟政目有之當考五年六月八日汝州詔宗女宗婦因作過披剃及一年者許與祖父母及本宗有服朞親婦人并所生兒女側近處相見即不得經宿每月不得過一次新無三省言檢會赦文應官吏軍民諸色人諸般欠負官錢在元豐八年三月六日大赦以前者五百貫已下並與除放五百貫已上奏裁差侍從官與戶部同點檢催督限一年畢詔翰林學士顧臨御史中丞李之純與戶部長貳依

赦施行仍就本部置司時置司必以蘇軾奏議當考喬執中傳云執中為中書舍人因降赦乞免官逋五十萬以上者上特許之置司或由執中也詔環州及諸鎮寨守禦居民及入保漢蕃人戶等第所借口食內有曾經賊馬到處令經畧司並特蠲放具數以聞十月十二日又詔綱運聽差管下使臣二員不妨本職與催綱使臣一員及定地分相兼催遣仍躬親覺察盜賊任滿每歲各催過年計官物及八分以上內白波至泥水閘口泥水沿汴至京盜失舟船不及十五隻官物估價不及五百貫

升一年名次白波向上至澠池陽湖炭場舟船不及十隻官物不及三百貫升半年名次如過數之半及催遣官物不及七分從本司奏劾并置印歷抄上催出地界月日時辰綱分姓名所裝物數下納去處每月本司檢察年終比較如能獲盜賣官物許比折未獲盜失之數

新無可削

甲辰詣景靈宮萬壽觀恭謝

乙巳幸凝祥池中太一宮集禧觀大相國寺　尚書左

丞梁燾言臣昨在翰苑日嘗密具劄子披露肝膽冒聞

聖慈陛下聖明洞察不賜踈斥嘉其忠藎用之輔政臣

仰體眷遇益堅臣節重以身蒙寵榮而未行其言是以

夙夜不遑寧處期必補報不敢少懷不盡之意致陛下

有後時之悔陛下每有宣諭必以不喜管事為言常欲

安靜此聖意之本也臣未嘗一日不思切惟淵衷遠慮

深識用臣前言自適其時矣伏望檢會前奏早賜詔音

斷歸人主以全大功臣不勝激切盡言之至燾前奏附五月此奏

不得其時行狀云南郊禮畢壽上此奏附十一月末又言先帝大臣多以材進可稍復用委以别都名藩以全終始此據梁燾行狀附見新舊傳俱無乞還政等事當考嘗有布衣劉正叟上書論復辟事宰執以為狂欲覊管湖南燾爭曰布衣敢言何罪之有况其言又非狂乎遂置之此據燾行狀并附見當考　吏部侍郎彭汝礪言臣聞不能知危則不能有天下之安不能知憂則不能有天下之樂臣伏觀歷代之君其祖宗以勞苦得天下至嗣子若孫生於深宮之中體安文繡口甘滋味耳習聲音目

便技巧一日出房闈而有天下偃然自以為吾固當有之甘於樂而不知憂處於安而不知危内為侈靡外習苟簡讒諂之說行因循之計用骨鯁之臣疏棄藥石之言不納綱紀日壞禍亂並作而猶不悟雖有聖知亦不能善其後矣臣恭惟皇帝陛下以盛德履帝位今八年矣内無過行外無過舉明哲方發如日之升淵默不言與天同德非太皇太后所以扶持擁護何以至此謙虚退託隱而未發於言也有所聞而無所問於事也有所

知而無所命臣聞詩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弗問弗仕勿罔君子此言人君擅開闔予奪之權以制萬物之命無有遠近幽深知其來物如此而後能治其國家今其行則弗躬也其事則弗親也雖有至德民有所不信矣弗能問以盡其事弗能察以盡其物於是小人得以勿罔君子矣庶民不信則不能安民矣勿罔君子則不能知人矣夫人君之失不獨強暴威虐馳騁田獵而後謂之憂不能知人不能安民其憂莫大焉臣恭惟太皇太

后陛下以至德受天明命清明博大齊莊中正參貳天地同信四時自周以來母后之德未有如斯之盛者也今人皆曰太皇太后陛下無意於任天下今且將還政臣以謂太皇太后陛下三世為天下母其崇高富貴上無倫下無敵其於稱制也宜矣故其還政甚非難既還政而俾皇帝陛下能不失其聖惟難其道無他在教之安民知人而已臣欲乞皇帝陛下同御前殿稍令近臣及知州職司入對俾稍見人才察其邪正賢不肖之實

遂聞知天下之事三省進呈公事以發聽斷俾日見之行益進選道德忠信之士置之左右前後使告其所已治而規其所未至損其所有餘而補其所不足使一日專政則利害不能惑君子小人不能蔽以事天地而享以治萬物而安以承宗廟而固太皇太后所以擁護之者可謂全矣汝礪奏不得其時附十一月末梁燾奏後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百七十九

宋 李燾 撰

哲宗

元祐七年十二月庚戌軍頭司引見交趾奔回供奉官蘇佐等三人蘇佐特與西京左藏庫使曹紘為全家陷沒能同母還歸中國特與三班差使添差河北路州軍指揮使孫延太與州散教練使每月支錢二千米一石

各賜袍帶有差八月二十四日當并此　集賢殿修撰知襄州楊汲知河陽章衡並除集賢院學士紹聖元年正月二十二日甲午詔章衡叙集賢院學士以刑部言三期滿應再叙也不知此何以書或誤也汲於十一月二十四日已自襄州改越矣當并考政目十二月二日亦書章衡楊汲並除集學　中書舍人裔執中言刑房送到刑部檢舉邢恕復一官詞頭按恕奔趨權勢鼓唱扇揺交結蔡確蔡確復有進用幸朝廷黜降監當今來若遂與復官恐中外疑之所有詞頭難以具草詔邢恕更候一朞取旨　河東路經略司言西界投來頭首伊

朗僧鄂及從人綏等識認得伊朗僧鄂是西界正鈐轄乞特與一諸司副使名目支與巡檢請受其從人綏等曾差去探事闘敵重傷詔伊朗僧鄂與內殿承制給驛券差赴麟府路軍馬司使喚候別立勞効從軍馬司保明以聞當便推恩綏等為探事重傷與副兵馬使殿中侍御史吳立禮與一子官以使遼卒於道故也政目十二月二日事

辛亥西蕃邈川首領河西軍節度使鄂特淩古授特進與

安南都護南平王李乾德並加食邑實封　翰林侍讀
學士范祖禹言臣伏覩陛下近者郊見天地雪止風和
景氣清霽神祇享答福應尤盛侍祠之臣以為前後未
有都城之人瞻望玉色歡呼洋溢皆云陛下克類仁宗
臣覩天意人心實宗社無疆之福也然臣愚竊以聖人
福至而益戒則能長享其福譽美而副之以實則能永
保其譽唯兢兢業業不自暇逸乃可以答天休衆之所
欲因而從之乃可以副民望若一有滿假之意則今日

之福乃他日危亂之基也不能副之以實則今日之譽

乃他日怨誹之端也故臣願陛下既受天福又獲民譽

益思戒謹惟勤修德修德之實惟法祖宗恭惟一祖五

宗畏天愛民後嗣子孫皆當取法惟是仁宗在位最久

德澤深厚結於天下是以百姓思慕終古不忘陛下誠

能上順天意下順民心專法仁宗則垂拱無為海内晏

安成康之隆不難致也臣承乏史官嘗采集仁宗聖政

得數百事欲乞撰録成書上進少貸睿覽監觀成憲皆

舉而行副羣生之所願則天下幸甚祖禹尋采集仁宗聖政三百十七事編録成書名曰仁皇訓典凡六卷上之此以十二月三日進呈邇英留對其進呈仁皇訓典在八年正月十九日今附此

壬子遼國賀興龍節使奉國軍節度使耶律可舉副使太常少卿乾文閣待制鄭碩入見　直集賢院兼侍講吳安詩為秘書少監安詩十月十二日已除天章閣侍講或誤作待制當考　左朝請大夫柯述為光禄少卿　詔應獄死罪人歲終委提刑司在京委御史臺取索具姓名罪犯報刑部數多

者中尚書省八年二月五日可考

乙卯龍圖閣直學士太中大夫提舉洞霄宫盧秉卒

甲子內侍省左班副都知勾當御廚趙世長令再任

詔今後南郊禮畢飲福宴並罷　詔太皇太后曾祖贈太師開府儀同三司追封吳王瓊改封韓王曾祖母贈邠國太夫人李氏改兗國贈陳國太夫人李氏改越國祖贈太師開府儀同三司追封兗王繼勳改封秦王祖母贈楚國太夫人康氏改漢國贈揚國太夫人郭氏改

燕國贈商國太夫人王氏改雍國父贈太師開府儀同三司追封周王遵甫改封陳王母贈越國太夫人曹氏改鎮國荆雍國太夫人李氏追封豫陳國皇太后曾祖贈太師開府儀同三司追封定王敏中改封秦王曾祖母贈荆國太夫人梁氏改韓國贈陳國太夫人張氏改越國贈豫國太夫人宋氏改荆國贈唐國太夫人王氏改揚國祖贈太師開府儀同三司追封衛王傅亮改封燕王祖母贈吳國太夫人吳氏改魯國父贈太師開府

儀同三司追封秦王經改封冀王母贈燕國太夫人李
氏改周國贈韓國太夫人張氏改陳國皇后曾祖贈太
師孟元追封溫國公曾祖母贈舒國太夫人范氏改蔡
國祖贈檢校太傅安化軍節度使孟隨改淮康軍節度
使開府儀同三司祖母贈潭國太夫人張氏改定國贈
隨國太夫人劉氏改潞國父滎州刺史提舉中太一宮
兼集禧觀公事孟在加輕車都尉食邑五百戶母滎國
夫人王氏追封慶國夫人皇太妃曾祖贈太保任百祥

改太傅曾祖母贈秦國太夫人孫氏改陳國祖贈太傅任士清改太師祖母贈魏國太夫人康氏改楚國父贈太師任延和追封康國公母贈魯國太夫人康氏改越國贈周國太夫人王氏改吳國贈漢國太夫人逯氏改冀國繼父贈萊州防禦使朱士安改青州觀察使並以郊禮示優恩也

丁卯環慶路經畧使章楶奏準樞密院劄子令要見十月十二日西賊犯邊於當日甚時報到帥府於甚時日

差牒總管李浩統領兵馬令前去何處照援委的於何日時起離帥府如不即起發有何的確因依雖節次據經略司奏稱李浩十六日申時到故府寨十七日未時到黙伯鎮十八日未時到環州勘會尾擊之師三日之內共行一百七十五里又十八日正是西賊頭回當日將官折可適在洪德寨外已出兵邀擊浩乃止在環州不曾乘勢統率人馬張大聲勢前去照援直至十九日賊已出界方統領軍馬出離環州前去稱襲逐賊馬即

未委別有是何因依須議指揮仰環慶路經略司詳前項事理疾速具詣實事狀入急遞聞奏本司今體量得李浩自十六日巳時起離慶州至十七日午時到默伯計一日兩時辰帶領甲兵晝夜行一百四十里路及到默伯西賊重兵在前只於端正平下寨至十八日西賊拔寨前去尋那移人馬至未時到環州是時浩未知折可適實在甚處行兵兼洪德肅遠烏蘭三寨至環州相去共只四十里其烏蘭以北盡是西賊駐劄之處賊勢

至重道路不通不可不深防賊衆復來掩襲浩遂將所
統人馬於環州城裏外歇泊餵飼整齪陣隊遲明與賊
決戰兼西賊人馬數十萬衆而李浩所統慶州界四將
人馬不滿二萬晝夜兼行已是疲乏若賊知我兵虛實
量那數萬人復來掩擊必是失利李浩知衆寡不敵能
持重養威大張虛聲先選擇精銳漢蕃輕兵尾擊追殺
而李浩勒重兵相續照應前去其西賊到洪德雖被折
可適邀擊潰散亦緣李浩統領重兵在後又遣張誠領

蕃漢輕兵梢擊追襲賊之所畏者腹背受敵是致賊兵狼狽遠遁並是諳實黄貼子兵有奇正用之各有所宜兵法曰避其實擊其虚折可適據要窺隙得避實擊虚之意出其不意掩其不備故能以少擊衆力戰成功至於李浩以二萬之師襲數十萬之衆又西賊自來行兵入境則精鋭在前出境則精鋭在後若兩軍衆寡相敵然而勝負未可必彼以數十倍之衆殿後者皆鐵騎又隱輕騎於其間其氣可吞我軍若僥倖尾擊之勝是擊

其實也豈不危殆哉我軍與賊相持久之亦各有説蓋道路不通彼此皆不知虚實使西賊知浩所領之衆不多駐兵決戰何啻拉朽使李浩知洪徳已挫其鋒當賊衆擾攘之際則分遣將佐各取間道邀擊其虚必亦有功李浩以兵少襲衆能持重不輕易接戰張大聲勢賊莫知我軍之多寡亦知避實之説二人易地則皆然事過之後覩已然之勢人人皆能言胡不追襲尾擊必有大利乃是因已然之事責利害未形之時豈不過哉使

浩不量衆寡不度事勢輕易邀戰僥倖一勝必有覆軍亡將之虞上則損國威靈下則公違節制浩死無所矣浩既能不違節制張大聲勢襲賊之後使賊不敢少留而所部亡失甚少為功亦不細伏乞朝廷詳察契勘本路蕃漢及東兵共五萬餘人除疲癃老弱疾患差出及州縣城寨鎮堡防守外係出戰者共二萬六千人兵勢單弱幸賊不知虛實賊未入寇以前移文諸處聲言差總管將重兵帶領諸將前去皆是虛聲姑欲安慰人心

張大聲勢且考其實張存帶出五千餘人其後慶州之兵止於二千人多揀選之餘則其單弱不言可知又賊之師回皆選精兵鐵騎以為殿後行陣堅壯勢甚雄偉我之追兵緣路屢為鐵騎翼張圍裹難以追逐權第四將馬琮蕃官貝青迫而擊之幾為賊所得賴戰士同心勠力以故得脫衆之多寡勢之强弱何啻倍蓰便欲責以赴敵死戰恐非決勝之策欲望朝廷深賜詳察又勘會折可適係準本司指揮取間道由安塞洪德寨十八

日邀擊西賊中軍輜重人馬是時可適元未曾受得李浩統領節制其李浩亦未知可適人馬所在去處本司於十月十九日二十七日取到逐官狀可適稱十九日方受得李浩節制文字伏乞照會又臣自賊入界移那兩州六將人馬之後自度別無重兵相繼可遣故於十四日遣路分都監張存經兩日又遣總管李浩前去只是虛張聲勢以示相續遣師擊討之勢賊果以此知懼遂謀班師

庚午詔輔臣分詣諸宮觀祈雪　以温州刺史提舉中
太一宮兼集禧觀事尚宗回知陳州從其請也
壬申起居舍人呂陶言伏覩邇英閣講讀罷臣寮退有
顧臨呂希哲再留奏事臣不復預聞切謂起居之職記
人主言動凡講讀官有所奏陳或陛下宣咨訪問皆須
載録修為信史今乃不得預聞臨等所奏深恐於分守
未安伏望特降睿旨今後講讀罷有臣寮再留奏請並
許記注官侍立所貴操筆不敢闕略從之　環慶路第

七將皇城使賀州刺史折可適領遥郡團練使帶御器械環慶路兵馬都監依舊兼第七將以能邀擊西賊中𦂳有功也

十月十二日章楶奏議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保明西賊入寇環州諸將功勞乞優加推恩狀内一項一據皇城使環慶路第七將權同管幹第二將公事折可適申奉經略司指揮統領環州界三將漢蕃軍馬差人體探得西界舉國犯境作過可適於十月初八日那移環州三將軍馬分擇地利於伯清谷等處據險保聚等候西賊打劫輕兵掩殺至故鎮鋪已來逢西賊鬬敵微有斬獲及生擒下蕃賊詰問賊中動息詳細遂將三將輜重在後輕兵取金村堡間道至安塞𦂳賊馬已先次發赴默伯續諜報默伯賊馬𢇁𦂳下環州旦夕頭回並取洪德大川路可適尋於安塞𦂳將三將人馬重行整齪陣隊俟夜由大虫谷道於賊𦂳傍偷

路前去洪德下砦仍分擘蕃官慕化等帶領兵馬留駐肅遠砦令探候西人頭回以舉火把數為號至十八日早肅遠舉火認號是西賊由洪德大川頭回可適先於洪德西界城埋伏兵馬至當日卯時賊馬擺拽過砦先從南門出兵邀擊戰勢欲酣開放西門動兵疾攻矢石俱發殺散西賊中軍人馬後軍繼亦奔潰輜重孳畜驚亂互相枕藉撲入溝澗死傷極衆自卯至戌血戰不已遂略那人馬歇定三更已來再出兵衝擊其西賊即時敗走散往川原逃遁為月黑風昏難以深入追逐并第二將副宗儀使冀德亦揀選守禦人兵出戰共力破賊計所部三將漢蕃兵馬八千四百八十八人除亡失與所獲准折外計獲首級三百二十一級强壯蕃丁七人小貼子折可適自十月十二已後統領環州三將出戰人馬節次那移追至馬嶺與慶州三將人馬各據高險劄野砦照應控扼可適至十四日探得西賊稍欲引退遂留下權第七將許良肱部領手脚遲鈍之人只在本

處再揀選精銳兵馬將帶第六副將劉珩同管幹第六將人馬黨萬權第七副將張禧由間道取金村堡入安塞砦歇泊分遣蕃官將帶軍馬四散於山谷間捎擊西賊至十六日帶領劉珩張禧黨萬及蕃官孟真等先入洪德砦又分遣蕃官摩勒博慕化潛入烏蘭肅遠砦覘望伺候分頭邀擊及預與摩勒博慕化約定暗為舉燧火把數之號至十八日既見火把數得知賊馬更由洪德出塞遂整齊軍馬藏形匿跡設伏伺候賊軍前來外示城砦空虛佯為畏怯亦不敢當鋒接戰既見得賊馬前鋒已遠中砦方來出其不意遣伏兵邀擊中砦截斷歸路自辰刻至未時以來賊軍鐵鷂子數萬迫近洪德寨欲向城攻圍將佐領蕃漢兵與賊力戰可適當來路多撒鐵蒺藜在城分布硬弩手神臂弓更互射箭然猶奔衝不止因更設虎蹲砲於城外砲石與硬弩神臂弓箭及鐵蒺藜傷害西賊人馬馳啇既多因此潰散我軍乘勝突擊賊衆不得已遂登山引避望見我軍迫逐因

驚擾狼狽自相騰蹋墜入坑谷馳馬甲士枕藉積疊死者不知其數賊每以鐵騎圍裹及以青幕夾道遮欄遁走今遣將佐當鋒力戰致賊退却並是折可適武誅黨萬與蕃部軍主阿雅卜領兵先據隘截斷來路功力最多張禧劉珩蕃官孟真死戰功亦甚大其漢使臣李成王漁孫天覺張康國張萬慕奉吉王常郝亨蕃官咸凌斡白忠梅悚德伊克阿等一十二人各能奮身用命協力擊賊慕化摩勒博在肅遠首當賊鋒接戰斬獲七十七級與可適南北相照忘身併力掩殺賊人並是奇功若只以常法論賞恐未足以勸死戰破敵之人況夏賊舉國入寇事勢不小伏望聖慈特賜優加殊賞又小貼子洪德之戰賊軍數十萬折可適等三將并本砦人馬共不滿九千多寡不啻三十倍卒能推鋒破敵使賊遁去若非人人死戰豈能成功諸將及城砦官并部隊將漢蕃使臣等若用常法計校亡失斬獲為數少推恩賞則恐無以率勸非常奮命之人敢望聖慈更賜詳酌事勢特

降指揮又小貼子諸將下共斬獲七百餘級奪到馬六百餘匹駝九百餘頭到官其落崖撲死及散在民間不在此數及奪到監軍已下銅印共二十四面偽國母梁氏隨行衣服龍牌等欲詳折可適擊破西賊中要事迹故取章楶狀附注要當刪修乃可十二月十二日明年正月二十三日　樞密院上本院條二十一策目録二策看詳三十策請自元祐八年正月一日頒行從之

癸酉三省訪聞緣邊欲充封樁錢物多虛稱止於別路樁定及至過充却未有的實錢物撥還不唯指望去官赦降免罪兼日漸侵使封樁錢物數多深為不便令立

法擅支借朝廷及戶部封樁錢物并常平等錢物及他司借常平錢糴買物斛應副對行交撥未樁撥價錢而輒支用者徒二年內封樁錢物若係應副軍興小可那調者并所須急闕委實不可待報者方許支借仍具數并急闕因依申所屬點檢給限撥還若兇緣邊要切支用而已於別州樁定錢物或名人入便省得運送之費而無妨闕者申禀尚書省及本部以上如違並不以覺舉去官赦降原減未斷而還足者奏裁從之　戶部狀

檢會今年九月六日役法朝旨節文下項一壯丁於本村合差人戶依版簿名次實輪充役半年一替除本等應副他役外如一村有四十戶合差壯丁之人本村壯丁二人處每一年輪四戶祇應十年輪遍周而復始訪聞外路官司有將壯丁一役使空閑年限及有作十年輪遍者勘會上條立定空閑年限皆謂合雇之役壯丁既係在家應役自不合用空閑年限其注文云十年輪遍只是假令之法除本等應副他役外據合差壯丁人

戶實輪充役周而復始不必須限十年輪遍亦不用空閑之法兼勘會壯丁一役雖近改作半年一替處差罷頻數人情苟簡於公別有妨廢并府界諸路見今壯丁額數多是過於熙寧四年行募法日所定人額今來合行裁損詔府界諸路壯丁並依熙寧四年行募法日立定額數差置內見今人數少者只以見今數為額其合減放人即將先入役者放罷如有村分合差壯丁戶少役頻者即將隣村合差壯丁戶遍輪充役勾當仍並一

年一替先次施行所有上件朝旨內壯丁半年一替指揮更不施行法冊二月二十五日聖旨

甲戌遼國遣使長寧軍節度使蕭昌祐益州觀察使蕭福副使中散大夫守太常少卿充史館修撰劉嗣昌海州防禦使韓适來賀正旦

丙子荆湖北路都鈐轄唐義問言渠陽蠻連年作過朝廷發近兵討蕩已畫江立定邊面今雖寧帖然不可便恃無事不為豫備請今後蠻人結集輒離巢穴入寇即

量事勢隨機殺逐出界若在溪洞自相讐殺但令城寨密為隄備毋輕出兵應援若攻犯歸明籬落不侵省地祇令沅州依楊晟同例量事大小支牛酒鹽綵令自犒名隣近團洞救助殺逐從之　中書侍郎范百禄言臣近以樞密院欲連書奏請進築蘭州聚卜結隆等川二城累與宰執同議臣以利害所繫甚大不敢果決臣竊聞聚卜結隆川等處良田六千餘頃從來蕃界呼為御莊今欲築城而據有之不過給與屬户蕃弓箭手佃種收

得物斛中糶入官因而保護得裕勒藏蕃族以此為利此
今日所欲進築二城之本意也臣竊慮進築二城之後
未免賊馬時出爭占則凡我佃種之人何由耕得縱能
耕種何由收得若數年無收則其利安在當彼之時却
欲棄而與之和耶則城功所費已是不貲我必不與則
地界不定地界不定則爭鬬㬥犯必無休時今若為其
累來作過罪不可恕須要築城奪地以懲其侮又不知
蕃情因此果能畏我而不侵犯耶或只轉加怨忿而愈

更讎害吾邊民也為今日大計臣願罷進築二城之議止令諸邊嚴斥堠謹隄備蓄積持重以待之彼若來犯一處則我諸路各選兵入擣其虛更一二年賊益困敝待其再三懇欵然後為之分畫疆界將上件田土令蕃漢除兩不耕外各自住坐耕種官出價錢收糴自然蕃漢皆來糴賣御莊之利終亦歸我若自此一定即永遠為利無窮頗得柔遠之道兼目下先且省得剏建二城一二百萬緡錢糧之費數十萬衆兵夫攻築之勞況攻

築之時豈能保得寇賊不來全無一事兼契勘自蘭州以西至秦州隆諾特城邊面凡三百里昨范育等所請修築二城之外更有城寨五六要相照望於上件三百里之間儻築却二城其他豈能但已若一例營建則其費又須不貲今若徇一時好事者爭利之謀捨此取彼直恐他日終有悔吝臣聞自古馭外蕃之道只有以威制服不則以德懷來今强占必爭之地是德不足以懷來之矣麟環二境遭寇如此是威不能以制服之矣二者未

能有其一焉而又欲進築二城功費浩大置城之處分
畫未定元非吾土安得不爭既知其必爭安得更要造
事端激其狼戾堅其永遠不和之心而殘暴吾邊民生
聚也哉臣竊聞仁宗時范仲淹築大順城劉滬築水洛
城范祥築通遠軍英宗時郭逵築治平寨神宗時亦築
綏德城其餘不盡述歷世進築並是據其險要固我邊
疆皆不與之爭膏腴之田所以敵人終亦易為納欵今
乃侵占生界止於奄有良田必恐向去一二十年猝不

能得其回心欵附邊兵何時休息臣伏望太皇太后陛下特留聖意明斷可否別白是非為邊民久長安寧之計勿使命令一誤動成遺策生事無已噬臍不及七年十月十二日敵圍環州此稱麟環遭寇則當在十月後也今附冬末當考先是朝廷以夏人入河東遂絶歲賜禁和市使沿邊為淺攻之計仍令熙河進築定遠城夏人不能爭未幾復入環慶朝廷復議令熙河進築努扎衆議皆允獨百禄以為不然蘇轍度百禄意趙卨皆在延安議疆事欲以綏州二十里為例熙

河指其不便議久不決而嵩死百祿與嵩姻家故主此議一日呂大防先入尚書省轍與百祿韓忠彥劉奉世分廳行且告之曰公才地界之議欲依綏州於延安則可它路遠者或至七八十里縣以二十里可乎雖然此非獨公才之失朝廷亦自不審耳方今共論國事親舊得失不宜寘胷中也忠彥奉世撫掌稱善百祿悻然不可會夏人乞和議遂不成既而蘇頌罷相百祿以同省待罪因遂其請蓋坐努扎故也此據蘇轍龍川別志及穎濱遺老傳西人乞和

在明年正月十二日今因附百祿兩奏即見此百祿罷在三月十四日轍謂百祿罷實為努扎當考六年七月二十七日都堂議分畫轍與韓忠彥所議今年二月末五月初皆當考

是月左僕射呂大防以疾懇求罷政太皇太后宣諭曰主上富於春秋相公未可去位更少俟歲月吾亦就東朝矣大防乃不敢請復起視事此據大防行狀日歷在十二月二十日哲宗御集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左僕射呂大防陳乞外郡已降批答不允可指揮收接文字去處如下到文字不許收接投進

是歲宗室子賜名授官者四十七人斷大辟四千一百

九十一人